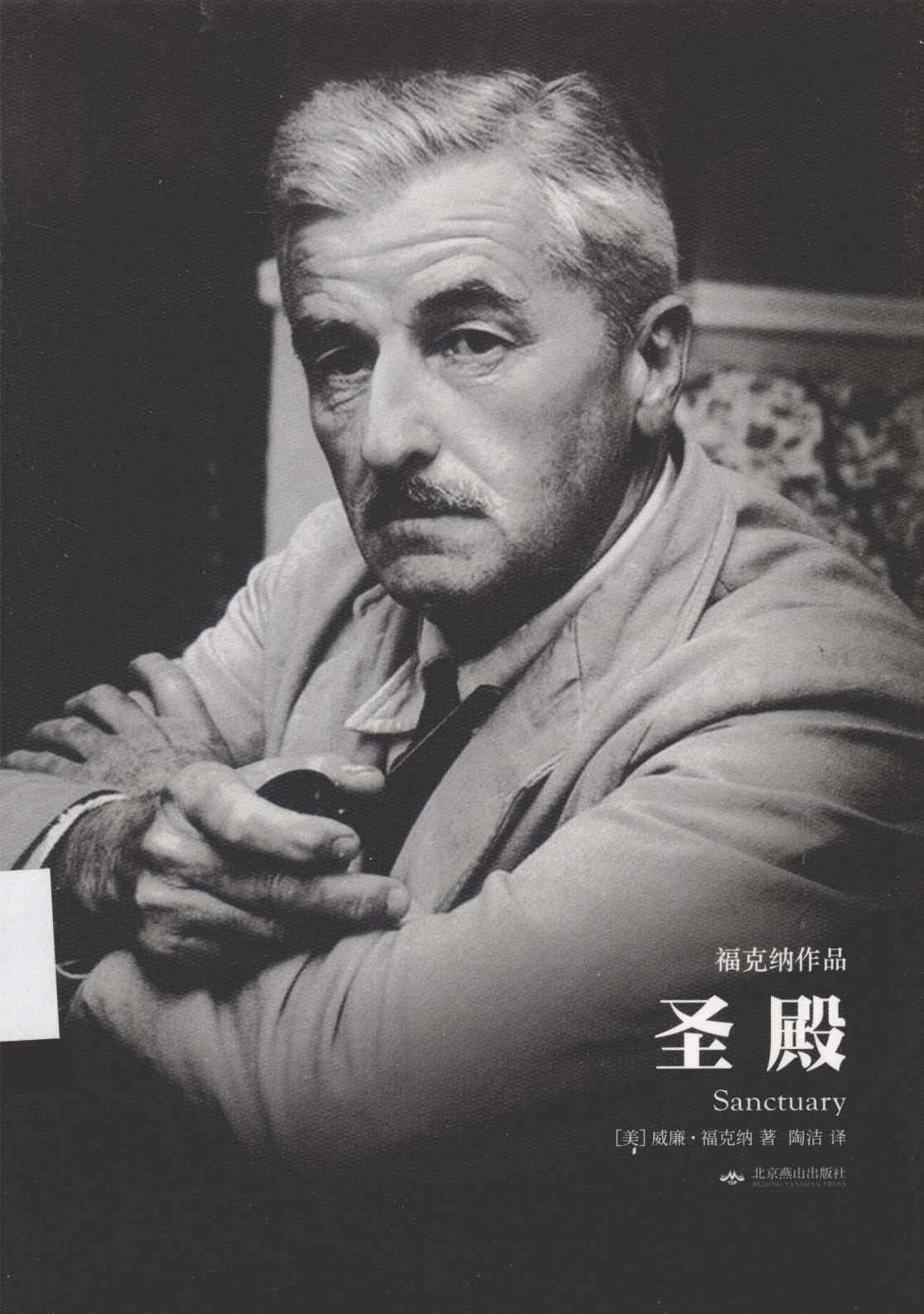




福克纳作品

圣殿

Sanctuary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陶洁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福克纳作品

圣 殿

Sanctuary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陶 洁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殿 / (美) 福克纳著; 陶洁译.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402-3909-1

I. ①圣… II. ①福… ②陶…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7379 号

圣 殿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陶 洁 译

责任编辑 / 尚燕彬 臧晓雅

装帧设计 / 小 贾 张 佳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9 插页 4 字数 227,000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威廉·福克纳

若无这古老的、普遍存在的真理——爱情、荣誉、怜悯、尊严、同情与献身精神，任何小说都必将昙花一现，难逃转瞬即逝的命运。如若做不到这样，作者的辛勤劳作终将徒劳无益。

——威廉·福克纳



与导演霍华德·霍克斯（左一）、作家史蒂夫·菲舍（右一）

在福克纳的作品里，《圣殿》是唯一一部刚一面世就畅销的小说，出版三周的发行量就相当于《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销量的总和。这部小说据福克纳自己说，是出自“庸俗的想法”，创作动机纯粹是为了赚钱。的确，创作和出版这部小说的那段时间，福克纳面临结婚和养家糊口的现实问题，不得不考虑作品的销路。不过，现在评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福克纳贬低《圣殿》的言论其实是反话，是针对当年批评此书暴力色彩太浓的人的一种先发制人的做法。因为《圣殿》畅销带来的名气，也因为此书并没有带来经济上的改善，福克纳只好到好莱坞开始了编剧生涯。福克纳由此结识了美国著名电影导演霍华德·霍克斯，二人兴趣相投，合作融洽，友谊长达二十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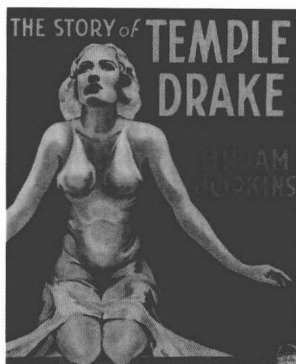
担任驻校作家期间的福克纳（1957）

一九五六年，福克纳接受弗吉尼亚大学的邀请当驻校作家。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的二月到六月，他与英语系的学生座谈，回答学生的问题，跟学校的“英语俱乐部”成员见面，为他们朗读自己的作品，发表关于外国和美国的文学、自己的作品和创作过程以及社会、政治和人性等问题的看法。期间，他跟英语系的教员、负责接待他的布洛特纳和弗雷德里克·格温成为了好朋友。



与文学评论家弗雷德里克·格温

1932年



电影《谭波尔·德雷克的故事》海报



电影《谭波尔·德雷克的故事》剧照

一九三二年，派拉蒙公司花六千美元购买了《圣殿》的拍摄权。次年五月，根据《圣殿》改编的电影《谭波尔·德雷克的故事》上映。



电影《圣殿》海报



《圣殿》拍摄现场

一九六一年，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再次将《圣殿》搬上银幕。

总 序

李文俊

威廉·福克纳一八九七年出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尤宁县的一个小镇，五岁时随父母迁居到距离此地不远的奥克斯福镇。此后，福克纳基本上没有离开这个家，他算得上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土生子。他的祖先在当地立过战功，修建过铁路，开设过银行，还写过小说。因此，虽然到福克纳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但他仍被视为“世家子弟”。他身边流传着家族的许多故事，他也一直面临着如何对待历史包袱并从中摆脱出来的问题。

福克纳上学不很正规，只读完十一年级，后来又在密西西比大学当了一年的“特殊学生”，但他从小读了家藏的许多英美与欧洲的古典文学作品，后来又认真读过十九世纪末的诗歌与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派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福克纳参加过空军学校，但未来得及正式作战。后来当过小工、售货员、邮务所所长与好莱坞的电影脚本编写人。晚年被弗吉尼亚大学聘为驻校作家。除此之外，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小说写作上。他一共写了十九部长篇小说与一百二十多篇短篇小说，大多数作品的故事都发生在

他虚构的密西西比州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因此，这些作品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每一部小说既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又是整个“世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喧哗与骚动》（1929）、《我弥留之际》（1930）、《八月之光》（1932）、《押沙龙，押沙龙！》（1936）、《村子》（1940）、《去吧，摩西》（1942）等。

一九五〇年，福克纳获得该年颁发的一九四九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演说中，福克纳表达了对人类光明前途的信心，并认为作家的职责在于写出“人类……能够蓬勃发展。……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一九六二年六月，福克纳在家乡骑马时堕下受伤，不久后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时间过得飞快，威廉·福克纳去世倏忽间五十多年已经过去。如今再回首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坛，曾红极一时、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大都身后寂寞，至今尚能跻身世界文坛大师行列的，还真是不多，似乎只有福克纳仍时不时为人提起。人们发现，福克纳的作品非但不显得陈旧落伍，反倒常给人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当然，他的文笔不一定合乎今天美国普通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不断受到文学史专家、批评家与小说作家的关注。目前，福克纳与莎士比亚是在美国被研究得最多的两位作家。他的作品也一直是许多美国与外国小说家学习的榜样。譬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即在获奖演说中向福克纳表示了敬意，认为他是“自己的导师”。我国的莫言也说：“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

我多年从事福克纳作品的介绍与翻译工作，曾根据自己的认识，不揣浅陋，在所编写的一本书的前言里试图做一总结。我这样写到：

倘若全面综览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可以认为，他的作品，既有现实主义具象的逼真性，也不缺乏现代主义的想象力、穿透力与悲观主义，甚至还保留有西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对英雄人物与理想形象的崇敬景仰之情。一方面，他的作品百科全书式地反映了美国南方近现代的历史与现实，揭示历史对现实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又在总体精神上刻画出西方“现代人”的困惑与苦恼，对他们的异化感、孤立感表示出深切的关怀。此外他也尽可能在作品里塑造道德高尚的人物形象。在这方面又显露出尊崇浪漫主义的倾向。在小说艺术上他更是多有创新，使现代小说艺术能在美利坚土地上发扬光大。在语言艺术上，他也显示出风格多样、挥洒自如的大师风范。若要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总的思想倾向，笔者认为，归根结底，他是可以毫不迟疑地被归入到拥护宽容创新、主张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权利、赞成全人类相互理解与合作这样的一股人文主义大潮流中去的。

在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协定组织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出现有心人对福克纳做了介绍。正式译介则应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算起。当时，在陶洁与本人的策划下，曾出版了一套福克纳作品选集，收入了陶洁等人与我翻译的八部作品。后来又出版了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与《威廉·福克纳短篇小说集》，再后来也出过福氏的《野棕榈》及本人译的福氏随笔集。这样的努力对我国文学创作界与读书界了解福氏的文学成就无疑起了积极作用。当然，这一项工作还需继续做下去。好在二〇一二年后福克纳原作已无版权问题。我见到有《村子》的译本。

最近，我高兴地得知，北京燕山出版社决定在今后数年内出版一套多

卷本的福克纳作品，除收入过去的一些较有质量的译本外，还拟约译一些尚未翻译出版过的重要福著。对于这样的好事本人自当积极支持。我本人已进入耄耋之年且又有病，能把过去的译作复审一遍已非易事。所以在得知年轻有为的译者愿意参加这项工作后，真是感到有说不出的欣慰。近年来，译界的老前辈逐渐谢世，亟须有人接班。看到“新松”逐渐成长，我自认不属那些“应须斩万竿”的“恶竹”^①，因此大可欣喜地退居一边，做些力所能及较为轻松的小事。在此，我预祝这一套书的完满竣工，并能受到读书界的欢迎。

① 典出杜甫《登楼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

话说福克纳的《圣殿》

陶 洁

1

在福克纳的作品里,《圣殿》是唯一一部刚一面世就畅销的小说。它在一九三一年由凯普与史密斯出版社出版后,三周之内的发行量就相当于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喧哗与骚动》和一九三〇年的《我弥留之际》销售额的总和。不仅如此,好莱坞马上买下该小说的电影摄制权,很快就拍成了电影。一九三三年,《圣殿》被译成法文,著名作家马尔罗在前言里给予高度评价,说它是一部没有侦探但充满侦探故事气氛的小说,福克纳把希腊悲剧引进了侦探故事。^①奇怪的是《圣殿》也是福克纳本人批评最多的一本书。一九三二年,他为小说的现代文库版写了篇序言,强调他写书出自“庸俗的想法”,创作动机纯粹是为了赚钱,手法是用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来制造轰动效应。他说:“我拿出一点点时间,设想一个密西西比州的

^① 马尔罗,《〈圣殿〉前言》,转引自 Eric J. Sundquist, *Faulkner: The House Divid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3, pp. 47, 59.

人会相信是当前潮流的东西，选择我认为是正确的答案，构建了我所能想象到的最为恐怖的故事，花了大约三星期的时间把它写了出来，寄给了史密斯……他立即回信说：‘老天爷啊，我可不能出这本书。我们俩都会进监狱的。’……我把《圣殿》的稿子整个儿忘掉了，一直到史密斯把清样寄给我。我发现稿子写得实在太糟糕了，只有两个办法：撕掉它或者重写一遍。我又想：‘它也许会卖钱的，也许有一万个人会买的。’于是我撕掉清样，重新写了这本书。小说已经排过版，所以我还得付钱，为了那重新写一遍的特权，努力使它不至于太丢《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的丑。我改得还是不错的。我希望你们会买这本书并且告诉你们的朋友。我希望他们也会买这本书。”^①

他在一九四七年跟密西西比大学英语系学生座谈、一九五五年访问日本，甚至在一九五七年任弗吉尼亚大学住校作家时仍然重复这个观点，尽管日本学者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都不相信这是本粗制滥造以赢利为目的的坏书。虽然福克纳在兰登书屋出版《圣殿》时不让收进这个序言，但由于福克纳的自我贬抑，评论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对《圣殿》评价不高。一九五六年有位学者发现了福克纳说已经撕掉或扔掉的原稿清样和打字稿并且跟公开发表的《圣殿》做了些比较，“证实”了福克纳的一贯说法。他认为原来的稿子确实写得不够精心，因为其中包含了两个故事：霍拉斯·班鲍的故事和弗洛伊德式的心理研究及谭波儿·德雷克的故事和对邪恶的探讨。福克纳似乎拿不定主意以哪一个为主，内容显得很凌乱。然而，这位学者也注意到福克纳在修改过程中“改变了小说的整个核心和含义，简化了过于复杂的结构，删除了无关紧要的东西，澄清了没有必要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晦涩段落，充实了需要扩展的部分，给了小说一个高潮，

^① Joseph Blotner & Noel Polk, “Notes”, 见 *Faulkner: Novels 1930—1935*,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5), p1030.

并且使它摆脱了对在此以前福克纳所写小说的从属关系。”^①一九六三年，福学专家迈克尔·米尔盖特引了福克纳在日本的讲话——“请记住，你们读的是第二个版本……你们没看到的是那个卑劣的粗制滥造的东西……你们看到的是我竭尽全力使之尽可能地忠实、动人、富有深意的那本书”——来证明福克纳批评的是未经修改的那个版本。他还提请人们注意，福克纳在修改过程中所做的大量删节，完全不包括任何可以说明福克纳所谓“庸俗想法”的特别暴力或“最为恐怖”的东西。不过，他的结论还是：“《圣殿》并不属于福克纳的伟大小说之列。……福克纳不可能把《圣殿》写成一部可以跟《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的成就相媲美的书，但他确实把它改写成一部能证明他自己所说的‘改得还是不错’的看法……的作品。”^②

这种情况到了一九七二年开始有所改变。这一年，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把《圣殿》原稿清样和修改本按左右对照的排版形式汇编出版。编者杰拉德·朗福德在前言中详细描述他对两个文本所做的比较，指出福克纳并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把一个恐怖的色情故事改写成一部更有意义的作品。他也不同意第一稿因目的不明确而混乱不清的说法。相反，他用大量事实论证初稿是以霍拉斯为主人公，描绘这个跟《喧哗与骚动》里的昆丁一样敏感多思的长不大的中年人在面对邪恶和理想幻灭时发现自己也充满邪恶。在朗福德看来，《圣殿》的初稿极其有意思，并不比修改稿更加“恐怖”，只是在叙述方式上采用更多的试验手法，可以说是后来《押沙龙，押沙龙！》叙述手法的萌芽。福克纳在修改稿里把故事更多地集中到谭波儿和金鱼眼身上，似乎是想“把一个进展很慢的心理研究精简提炼成一个可以马上由

① Linton Massey, "Notes on the Unrevised Galleys of Faulkner's *Sanctuary*", 转引自 Gerald Langford, "Introduction", 见 *Faulkner's Revision of Sanctuary*, (An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2), pp. 4—5.

② Michael Millgate, *The Achievement of William Faulkn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8), pp. 113—123.

好莱坞拍成电影的故事”。^①

从朗福德开始,美国的福学界对《圣殿》的两个版本的研究便越来越深入。一九八一年,兰登书屋正式出版了由诺尔·波尔克编辑的福克纳自称是出于“庸俗的想法”而创作的《圣殿:原始文本》,读者终于可以对照两个版本做出自己的判断。现在评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福克纳贬低《圣殿》的言论其实是反话,是针对当年批评此书暴力色彩太浓的人的一种先发制人的做法。但这并不排除福克纳确实感到《圣殿》的艺术水准不够理想。福克纳一向偏爱《喧哗与骚动》,认为该书的创作“教会了我如何写作和如何阅读,尤其是教会我懂得已经读过的书”,也很怀念创作《喧哗与骚动》时所感到的“明确实在而又难以描绘的激情”,“那种狂喜、那种对将会出现惊奇和意外的又急切又欢乐的信念与期望……”^② 由于他写《圣殿》时没有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感受,他便觉得《圣殿》没有达到他所追求的至善至美的美学高度。另一方面,说实在话,福克纳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市场因素的。他当时正要结婚,要买房子,要面对养家糊口的现实问题。为了销路好一点,可以多得一点钱,他不得不从广大读者的阅读水平出发,采用相对来说比较简洁明了的叙述方法和基本按时序发展的故事线索,删去意识流段落,也不搞试验手法。也许福克纳对此有负疚感,才时不时地自我贬低一番。

至于福克纳为什么删除他倾注大量思想和艺术心血的有关霍拉斯的描述,朗福德的解释是他在《圣殿》的两个稿子里都试图澄清他对已在《沙多里斯》里塑造过的霍拉斯这个人物的看法,但福克纳认为这两次又都失败了,于是他放弃了霍拉斯,重新塑造了一个律师加文·斯蒂文斯。^③ 波

① Gerald Langford, *Faulkner's Revision of Sanctuary*, pp.3—33.

② William Faulkner, “Introduction to *The Sound and the Fury*”, 见 James B. Meriwether ed., *A Faulkner Miscellany*,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74), pp.160.

③ Gerald Langford, *Faulkner's Revision of Sanctuary*, pp.3—33.

尔克在《圣殿：原始文本》的后记里指出，福克纳最初的动机可能是想利用被出版社删节的原《坟墓里的旗帜》里有关霍拉斯的材料。但在拿到《圣殿》清样时发现它跟他在同一时期写的《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有太多雷同之处。福克纳历来对自己要求很高，不肯重复自己，因而做了修改。福克纳要让读者跳出霍拉斯内向的沉湎于自我的人物性格，对他做更为客观的描述，把原始文本的第二章变成修订本的第一章，使小说以霍拉斯和金鱼眼相对峙的场面作为开头。这就把他们两人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使金鱼眼成为霍拉斯的对应物，而这个改动又进一步拓宽了小说的主题。^①波尔克在另一篇文章里把《圣殿》同《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进行比较，认为霍拉斯跟昆丁和达尔一样，都是迷恋母亲的人，被删节的“原始文本”中关于霍拉斯梦见母亲的描写可以看成把她同昆丁的母亲相提并论。霍拉斯同昆丁及达尔一样，都为一个人久卧病榻的母亲所困扰。如果我们考虑到福克纳在这时期的短篇小说里的母亲形象，考虑到福克纳一向尊重母亲而不太看得起父亲的事实，我们也许还可以得出结论：福克纳修改《圣殿》，因为他的兴趣有了变化，他不想探讨霍拉斯的童年、他同母亲的关系、性压抑和乱伦幻想。他还发现《圣殿》的原始文本跟自己关系太密切了。他要读者，也许也要自己跟霍拉斯保持更远的距离。^②

如果说，波尔克在《〈圣殿〉之间的空间》一文里只暗示了福克纳修改原稿是因为他发现霍拉斯跟自己太接近了，他不想在读者面前暴露自己便自觉和不自觉地进行删改，那他在《“土牢就是母亲她自己”：威廉·福克纳：1927—1931》一文里便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福克纳在创作《圣殿》这段时期里以母子/女关系为主题的作品，并且追溯其根源和它们在福克纳生活中的影响。他明确指出，《圣殿》里充满俄狄浦斯情结，《圣殿》

① 诺尔·波尔克，见《圣殿：原始文本》后记。

② 诺尔·波尔克，《〈圣殿〉之间的空间》，见 Gresset & Polk ed., *Faulkner's Intertextuality*,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5), pp. 16—35.

的两个文本，它们和福克纳在该时期的其他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应该是今后研究的重点。^①

其他的评论家也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提出各自的看法。有的不仅论证福克纳为什么要修改原稿，还探讨他创作《圣殿》的真正动机。如弗雷德里克·卡尔同意大家的观点，福克纳写《圣殿》是为了抨击社会，但他又认为谭波儿身上有福克纳妻子埃斯特尔的影子。埃斯特尔身材跟谭波儿一样瘦削，也喜欢跳舞和社交。她和福克纳从小青梅竹马，他一心要娶她为妻。但她屈从父亲的压力，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并生了两个孩子。福克纳写《圣殿》初稿时埃斯特尔正办完离婚手续将要同他结婚。《圣殿：原始文本》里有明确的乱伦思想。福克纳删除这些情节，说明“他没有勇气面对任何形式的男女关系”。^②有人还证明，福克纳的家族和周围的朋友里有很多律师。在福克纳年轻时，律师受人尊重，而他由于立志写作，被镇上的人认为是没有出息的人。埃斯特尔当律师的父亲就看不起他，不肯把女儿嫁给他。因此，福克纳故意在《圣殿》里塑造一个无能的律师霍拉斯借以讽刺挖苦人们的世俗观念。^③

这一切当然是后人的猜想。福克纳究竟为什么要写《圣殿》，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做出结论。然而，评论家的兴趣、众说纷纭的观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圣殿》的重要性。吵吵嚷嚷了几十年，美国的福学家们终于认识到，《圣殿》的两个版本各有千秋，但无论从主题还是从技巧来看，它

① 见诺尔·波尔克，《“土牢就是母亲她自己”：威廉·福克纳：1927—1931》，见 Fowler and Abadie ed., *New Directions in Faulkner Studies*,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83)。

② Frederick R. Karl, “The Depths of Yoknapatawpha”, 见 *William Faulkner: American Writer: A Biography*,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89), p. 359。

③ Jay Watson, “The Failure of Forensic Storytelling in *Sanctuary*”, 见 *The Faulkner Journal*, Vol. 1, Fall, 1990, pp. 49—66。